

夫妻夜话(黄易篇)

暮夜,庭院。

窗外狂风呼啸,院内树影婆娑,树下铺满了厚厚的一层枯叶,充满了万物肃杀的气氛。

狂风猛烈击打着窗棂、屋瓦、风声飞溅,每一下撞击,都似包含着某一种不能形容的真理。

这是一间并不很不大的屋子,它没有华丽的装饰,一切平凡至极,却让人有种超然于尘俗之上的清静。

屋中最大的就是这张床了,床面图案绣的正是星空二十八宿,绣功之精美,使人一眼望去,平生辽阔而无穷尽之感,只想颠倒迷醉于其中,品位那种超越了物象实质意义和存在的美丽。

当然,还有人,两个人。

一个是男人,另一个是女人。

男子看上去只是三十许人,身上的紫红真丝睡服一尘不染,皮肤晶莹通透,双目神采飞扬,藏着近乎妖邪的魅力,虽只斜斜躺在床边,但配合着他有若渊停岳峙的身才气度,却使人油然而悸。

女子却浑身散发出惹人爱怜、楚楚动人的气质,尤其那对秀眸就像深黑夜空中挂着两颗璀璨的明星,充满了如烟似梦的感觉,宁静怡人,使见者无不联想到她不但有美好的内涵修养,性格还应是温柔多情的。

他们拥被而坐,男子捧着一本书,女子却在抚箏。

叮一声,清脆若深山禅院的泛音,箏声悠悠地从女子指间传下来,箏音由细不可闻,忽地爆响,充盈屋中,一串箏音如流水之不断,节奏渐急渐繁,忽快忽慢,但每一个音都似有意犹未尽的馀韵,教人全心全意去期待,去品尝。。

屋中灯光似已失去了颜色,天地像忽而净化起来,只剩下音乐的世界。

男子不耐烦的放下了书,“不要再弹了,宇宙之内尚有何物能比得上你的妙手?今晚我已听了七十二遍这曲(战神图录),你的四级考试必过无疑,我只求你让我看完这本大唐双龙传,明天就要还了。

一阵娇笑来自女子檀口中,声音清甜柔美,涓涓若清风,清澈如流泉,即使天籁,亦不外如是。

女子笑罢回复止水般的安然,秀眉轻蹙,柔声道:“你终于说话了!”

屋内忽杀气大盛,衣袂飘动中,女子右手以肉眼难察的高速抓起了那本书,顷刻爆为了一天碎粉。

男人目中精光闪动,仰天大笑,仪态豪雄,“本人书香世家,上承百年前一代宗师梁启超一脉,专讲以精神驾驭物质的读书之道,而本人自二十年前读书大成为本校第一人,天下再难寻可读之书,为求能更上一层楼,始弃金古而从黄易,却破天荒的毁于你手。”

突然,他的笑声停了下来。他看到了一件本来绝不应该看到的事。

男人眼中寒芒一闪，语声却是轻柔的，“世间万事万物，虽说千变万化，错综复杂，总离不开因缘二字，莫不由业力牵引而来，无一物能漏於苍穹之外。如这厕所之灯，平日的此时早已熄灭，今日却是为何？”

女子一阵娇笑后眼神熏然如醉，媚然道：“难道不是你的缘故么？”

男人神思蓦然一恍，只觉女人此时的美丽有种不具实体的魔异感觉，更使人生出像追求一个美梦的心情。

“叮”的一声清越激响，屋内的布古鸟钟声回荡，男人心中立时凛然，“确是能颠倒众生的魔女，险些着了你的道了。”

他神态转为悠然，“不要再抵赖了，屋中只有你我二人，既非我，那就只有你了。”

她俏脸一片光明，秀眸异彩闪闪，轻轻道：“哦，那是我又该如何呢？”

他仰天长笑，随手拿起了床边的鸡毛掸，冷喝道，“好，成婚已有七载，你却总是和某的工资过不去，上月才涨了一百二十六元，你就想如此的挥霍，欺某废人耶。”

语音才落，天地已色变，屋内灯光也倏地熄灭。

女子忽地发觉整个房间都消失了，天地间只剩下了她和他，後者正一掸向他击来。

空中强芒亮起，如烟花绽放，爆起了漫天掸雨，正是他二十三代不传之密，覆雨掸法。

男人似若在极远处，但又像近在眼前。

鸡毛掸劲气如涛，一股沛然莫可抗御的力量如狂飙般由四方八面旋风般卷来，却是引而不发。

男人此刻已有十足的把握将女子慑服，嘴角不由溜出了一丝笑意，“藏拙近七载，方有今日，从此可扬眉吐气，不再洗衣做饭矣。”

就在此时，暗自得意，静待女子求饶的他却陡然失去了她的位置，感到她似是融入了空气里，与屋内的空间和黑暗浑成一体。

女子的娇笑响起，即似来自九天之外，却又似由十八重地狱最低的一层传来。

忽地间千百道刀气，长江大河般向他涌来，切菜刀，不，应该是切菜的鹰刀。

男人全身一凉，菜刀已架于了脖间。

他一直以为自己隐藏的很好，没想到这次却碰到了例外。

女子一阵冷笑，“你手中有万能灯光遥控器以为我不知么？妄想乱我之心神，你抢了离厕所近的那半边床！我早就想换了！还有上个月的私房钱。”

此后，在这间屋子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一直是江湖中数百年来无人知晓的谜。

因此，如果你想知道最后是谁把厕所的灯关掉的，用的是遥控器么？我只能告诉你：这一切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屋子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把另一个杀死了。

而死人是不能关灯的。